

蒙古族原始祭祀

全福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引用《蒙古秘史》等多种文献记载, 分析、探寻出蒙古族原始祭祀仪式的初形——舞祭和主格黎祭。随着蒙古社会的演进, 虽然产生过诸如“七宝”、“八珍”祭等名目繁多的祭祀仪式, 但是根据蒙古族先民的文化心理发展轨迹, 其原初的祭祀形态, 只有舞祭和主格黎祭两种。

关键词: 蒙古族; 原始; 祭祀

中图分类号: B929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探索蒙古人最初的信仰和祭祀仪式的原形。实际上, 传承到我们时代的诸多形式的祭祀习俗, 就是古代祭祀的发展或遗存罢了。我们的目的是将以溯源的方法来论证蒙古族先民们的祭祀仪式的原始形态。

由“畏惧”意识萌生崇拜, 为了表示崇拜的心情, 便产生了某一种形式(视觉感知形态)的祭祀仪式。祭祀, 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 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延续着, 从原始简单的形式发展成愈加神秘、复杂化了。虽然如此, 我们也能从祭献的饮食、物品的演变中, 可以探寻出它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来。

一、舞祭

踏歌(debseku, 蒙古语, 原意为跺脚、踏步和投足)——意为“跳舞”的古代蒙古语。“踏歌祭”, 是指“舞祭”。原始各部落为了庆贺狩猎、征战的胜利或为了驱逐灾难, 聚集在某一个指定的地方, 大家“围绕篷松树”欢呼踏歌, 以娱悦天父、地母、山水守护神及先祖, 祈求护佑或表示谢恩。这样的实例, 在《蒙古秘史》中多处可见。

1. 第 57 节中称: “所有的蒙古泰亦赤兀惕族人就在斡难河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聚会, 奉忽图刺为可汗。蒙古人快活跳跃, 筵宴享乐。推戴了忽图刺为可汗之后, 他们踊跃起来, 把豁儿豁纳黑山翼一棵枝叶繁茂大树周围附近地方都蹈踏成了到肋骨的路沟, 没膝盖的尘埃了”;

2. 第 117 节记载道: 铁木真、札木合二人欲结为安答, 尊先世祖训, 互赠信物, “在豁儿豁纳黑山翼, 忽勒答儿山崖前面, 一颗枝叶茂盛的大树那里, 彼此称为‘安答’, 互相友爱, 大开筵会, 一起享乐, 夜间共被而眠”;

3. 第 201 节中, 成吉思汗灭乃蛮、蔑儿乞惕后, 札木合被其随从俘获, 送至成吉思汗处。成吉思汗提出与其重归于好, 札木合拒绝, 并再次提叙第 117 节所述在豁儿豁纳黑篷松下结为安答一事;

4. 第 206 节中, 成吉思汗对木合黎说: “我们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枝叶繁茂的大树下, 忽图刺汗欢跃的地方住下的时候, 因为上天指示给你木合黎的言语和示启, 我想起你父亲古温豁阿, 就在那里和你木合黎深谈”。有趣的是, 此处, 又重提了第 57 节所述的“忽图刺汗欢跃的大篷松树”这一专有名词。

此外, 《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成吉思汗祭奠》等书中也有关于“土刺河的欢跃篷松树”之

记载。

这种习俗，融入安代，流传至今。如“安代”歌中唱到：

“四个四个地踏步吧，

踏足四百二十步！

八个八个地踏步吧，

踏足八百二十步！”[1]

“把坚硬的大地，

踏成光秃片片，

把凝固的大地

蹈出裂缝条条”。[2]

无疑，这与《蒙古秘史》所载习俗源流相接。

绕大树雀跃欢舞的习俗普遍存在于古代北方民族之中：匈奴人祭祀神灵，鲜卑人举行秋祭时，都要围绕着大树踏歌。[3]若是没有树木，便竖一柳枝，骑马绕其三匝[4]；从突厥、敕勒族的喜庆筵宴或习俗之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特点。

在中国远古汉民文化中，也有“桑林之祭”、“桑林之舞”之说。这种祭祀活动或舞蹈，都在林中进行。所不同的是，夏人以松树、殷人以柏树、周人以栗子树分别作为祭祀的树种，绕其欢舞（亦有设坛绕其欢舞者）。[5]

此外，世界很多民族的历史、神话中，这样的习俗实例比比皆是。弗雷泽的《金枝》、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赵国华的《论生殖崇拜文化》等书，对其都有详细的阐述。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这一现象与母系社会相关。

舞祭的舞蹈动作简单而古朴。有的模仿野兽的动作，有的学狩猎采集的劳作，手拉手以跺脚为主。匈奴、鲜卑、突厥、敕勒和蒙古等北方诸民族，几乎都围绕大树踏歌。从上引的“四个四个地踏步吧，踏足四百二十步！”等歌词中可以看出由四人或八人手拉手踏歌的舞姿。如此踏歌的实例，在阴山岩画中比比皆是。

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①公元前三千年，青海上孙家寨民蛙祭上出现了五人一组连臂而舞的场面。舞者均为男性，而且十五人分为三个组。[6]

不同的氏族和部落的原始舞蹈，虽然以三人、四人、五人为单位而舞，但是从总体上仍以多人集体舞形式出现的。这证明集体舞是氏族或部落的群体活动。然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氏族部落的舞蹈，均在野外或树林中举行。而针对蒙古族等北方氏族部落“围绕篷松树”而舞的现象，我在《“安代”的文化意识溯源》一文（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中已详述为与“母亲崇拜”或“生殖崇拜”相关。所以在此不再赘述。汉族的“桑林之舞”，有时设社、丛、丛社、社丛等，绕其而舞。对社、丛等的含义，赵国华先生解释道：实际上都是指树林中的一座圆形土堆祭坛。[7]这里所说的“坛”或蒙古语中的曼达拉，和古印度语 Mandala 均有“圆”的含义。所以，赵国华先生审读“圆”字，将“桑林之舞”判断为“生殖崇拜”的表现。不管是什么崇拜，舞蹈确实与崇拜有关，这是历史事实。我们根据它总在树林中举行的特点，判定为氏族部落“野祭”的一种形式。

踏歌（投足）祭或舞祭，是猎获甚少的时代，换句话说没有私有财产时代的一种崇拜祭祀仪式。对于那个时代的先民来说，只有“歌舞”才是自己的财产。以此来作为娱悦神灵的寄托或牺牲而已。

二、主格黎祭

主格黎祭属于在狩猎过程中进行的“野外祭祀”仪式的一种。那时，氏族成员都在虔诚地祈求山水守护神多多赐给各种猎物。这样，把所获猎物的主勒都（头和内脏）高悬于大树顶端，作为供品献给众守护神和天父。古代《昂根仓》中的祷告词，可为佐证：

“至高无上的苍天，
辽阔金色的大地，
富饶的阿尔泰杭盖山啊！
在您那山谷的阳面，
在您那群山环抱的摇篮里，
栖居公鹿、母鹿、紫貂、猞猁，
养育灰狼、山豹、松鼠、黄羊，
把这所有福分赐给我吧！
呼瑞，呼瑞，呼瑞！”

假如狩猎归来，两手空空，便认为不是狩猎神发怒了，就是“甘吉嘎”（捎绳）被玷污了。所以，除祭狩猎神外，还必须举行甘吉嘎祭仪，以此表达虔诚的祈求：

“把那叉角公羊满满地系在正侧，
把那竖耳狐狸满满地系在反侧，
把那白嘴母盘羊满满地系在正侧，
把那弯角公盘羊满满地系在反侧。
让那八条捎绳满满沾着猎物的鲜血，
让那细条捎绳浸透猎物的油渍；
让我那后摆被猎物撑开，
让我那前襟被猎物鼓胀”。

狩猎中果真如愿以偿，他们就把主勒都作为众守护神的福分献上去，以表达自己的谢恩之情。

《蒙古秘史》第 43、44 节对主格黎祭亦有记载，记载中部落祭祀的性质一目了然。达斡尔族也有这种祭祀。满族的主格黎祭为：先立一神杆，神杆的顶端要挂上猪主勒都和草把。草把上带有五谷杂粮，用它祭祀乌鸦和喜鹊。^[8]

赫哲族的神杆顶端有鸠神像。神杆共有三根，分别立于木屋西首，中杆脚下有两个木偶神，男女神各一；右杆头上系有乌神像。^[9]

拉·胡日查巴特尔先生将蒙古族的主格黎祭解释为：“所谓主格黎祭，是指全体族人聚集在祭祀祖宗的地方，将主勒都悬在大树顶端叩首跪拜，认清自己身世、族系（姓氏）的祭天仪式”。^[10]

波·少布先生记述道：“古代祭天，实行悬杆祭，将羊肉挂在木杆上，洒马乳，跪拜叩头”。^[11]

综上所述，主格黎祭普遍存在于古代北方民族或部落中。其中，最早期将猎物的主勒都悬在大树顶端祭祀神灵；稍后，离开森林建立家庭之后，立神杆，将自家猪的主勒都、五谷、羊主勒都（或肉）悬杆而祭。这里已显示出“野祭”逐渐移向“家祭”的轨迹。

如今，基诺族猎人射中麂子后，提取麂子一条后腿，向山神祷告：“这麂子本来是你的，是你

给了我，现在归我了”^[12]；鄂伦春族的猎人亦将猎物的主勒都当即悬在大树顶端，嘴里小声祷告。这些现象有力地证明“主格黎祭”是源于狩猎时代。

将羊的主勒都、猪的主勒都、五谷等当作“主格黎”悬树上，是属于牧业和农业时代的习俗。而此时，蒙古人虽然将“野祭”逐渐当“家祭”进行，但是仍然赴“先祖禁地”去完成。成吉思可汗时期，产生了“八白室”祭；满族人入京城后，贵族中有“堂子祭”；皇帝有“宫廷祭”；汉人则很早就将“桑林之祭”移向家庭，举行“太庙”祭了。

三、补述

蒙古人的原始祭祀——舞祭和主格黎祭，随着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从先民的祭祀活动演变为巫觋们的职业。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中说过：“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这符合蒙古地区社会实际。

佛教传入后，祭祀和牺牲品的种类日渐复杂化了。在鄂尔多斯达尔扈特《那木达嘎仓》中写道：

“……如此以美丽的器具祭您眼睛

以悦耳的音乐祭您耳朵

以馥郁的檀香祭您鼻子

以百味的饮食祭您舌头

以天神的衣物祭您身子

如此以踩风驹祭您

以洁白的福祥羊祭您

以美丽的飞禽祭您

以母牛生情的牝牛祭您

以乳浆丰溢的奶畜祭您

以金银玉珠祭您

以如意至宝祭您

以皇帝七宝祭您

以吉祥八珍祭您

以臣子金甲银盔祭您

以永不钝的利剑祭您”……

显然，这些祭品，普通百姓是担负不起的。尤其那“七宝”、“八珍”的祭品中包括臣子、夫人、勇士和道士等。这可能是法国学者伏尔泰所说的“人祭”。他在《风俗论》第36条《人祭》中举了许多例子后写道：“……迷信是宗教信仰的堕落的女人，她背弃了母亲的纯洁，乃至于迫使人们以亲生子女作为祭品，借口就是要将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上帝”。^[13]并总结说：“这种万恶的人祭几乎全世界都有”。^[14]实际上，这种“万恶的”祭祀等，在蒙古族中都有过。但是，它毕竟不是象“舞祭”和“主格黎祭”那种的原始祭仪形态，而是在其以后的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据此，它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之作以上补述。

①《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参考文献

- [1] 奇克其, 得吉德, 巴特尔编著. 安代[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56.
- [2] 奇克其, 得吉德, 巴特尔编著. 安代[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32.
- [3] 林干. 匈奴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146.
- [4] 林干. 匈奴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149.
- [5]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25.
- [6]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04.
- [7]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26.
- [8] 张紫晨. 中国巫术[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243.
- [9] 张紫晨. 中国巫术[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256.
- [10] 拉·胡日查巴特尔. 哈腾根十三家神祭祀[M]. 蒙古文,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2. 5.
- [11] 波·少布. 黑龙江蒙古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 1990. 185.
- [12] 张紫晨. 中国巫术[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185.
- [13] 伏尔泰. 风俗论[M]. 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32.
- [14] 伏尔泰. 风俗论[M]. 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33.

Mongolian Original sacrifices

QUAN Fu

(Academy of Mongolian stud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uses the heritages, like *Mongolian secrecy history* etc., to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Mongolian original sacrifices' initial form --- the dancing sacrifice and the Jugelei sacrifice. Along with the Mongolian social evolution, people have been produced several kinds of sacrifices, which is named "seven treasures" and "eight treasures" etc. but the Mongolian ancestor's culture and his mental processes have performed two kinds of original sacrifices, one is dancing sacrifice, the other is Jugelei sacrifice.

Key words: Mongolian nationality; original; sacrifice

收稿日期: 2007-10-15;

作者简介: 全福 (1946—), 笔名苏尤格,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 内蒙古大学蒙语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蒙古族文学和文化学。